

□ 胡佳澍

诗词胥家人

□ 云朝清

胥家镇美，美如湖水。诗词歌赋的胥家农人，犹如湖上的浪花，不时流淌出欢乐的歌

已经有多少年/没有亲近过真正的土地了/就像离家之后/再也未能走进/母亲内心的假日/像一根彩色的吸管/从城市延伸到乡村/探入/乡间风景画的深层/让我忘情地吮吸/梦中的纯净 屏息聆听/自己的根须上血脉的搏动……

这首“村头”诗《亲近乡村》，出自四川都江堰市胥家镇一位地道农人笔下，网名叫“田园哥”。他早年因家贫，读完高中就辍学了，到沿海城市打工。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胥家人的勤劳，很快在远方的海滨城市立住了足，还迎来了美满的爱情。

到如今，“田园哥”已成为城市人，但每逢佳节，月明月圆的夜晚，他总会面向故乡川西胥家的方向，即兴吟诗作赋，直到泪流满面。

胥家镇，虽然区域农耕面积不大，但大自然青睐这个地方。境内5条河流穿境而过，其中的柏条河，就留下了一段美妙的诗词歌赋故事。

在上古之时，柏条河两岸往来，不是蹚水就是要人背着过河。若遇夏洪，不少人会被恶浪无情卷走。最不方便的是老年人，若是无人背过或无人搀扶时，或是用脚探水蹒跚前行，或是用手摸着石头艰难而过。造字神仓颉见了，心里很不好受，于是对大家说：“咋不修一座桥？有了桥往来多方便啊！”

古人修桥没多少经验，总是修一回不久就遭洪水冲毁一回。仓颉仔细查看后，发现是桥基不稳，只要上游有木料漂下撞击，就会损伤桥基。

大家恍然大悟，在仓颉现场指导下采料、下料、安墩、立柱柱、安桥梁、架桥丝、铺桥板、设扶栏，不久一座坚固的新桥修成了。开桥了，人们请仓颉取名，仓颉见桥上行走的老人开心舒心，于是将桥取名为“老人桥”。

尽管此桥已翻修多次，但桥史却有几千年。

胥家人感恩，从心底感激这座“造字神仙”造的桥，他们用诗词歌赋去描绘，“仓圣遗迹今何在，老人桥边思故村”。

你用你的方块字/送别了结绳记事/打牢基脚的老人桥/从此不再风雨飘摇……结绳记事远古事/老人桥上当今人……举不胜举。陪我们采风的胥家镇文化站长伍学兰说，光他们文化站中，就收藏有当地农民自创歌颂仓颉的诗词歌赋上百首。

这些年，党的政策好，胥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幸福。他们在富口袋的同时，不忘富脑袋，加之这里文化氛围向来浓厚，成了远近闻名的诗词歌赋之镇。

同行的胥家镇党委书记付岷涛，别看是个娇小玲珑的女子，可谈起胥家镇的“乡村振兴思路”，条理清晰明了。她说，乡村振兴，产业兴旺是重点，文化兴镇是关键。

今年新春，胥家镇桂林社区像央视那样组织了一场诗词歌赋大会。30多位村民齐聚一堂，来了场酣畅淋漓的诗词歌赋即兴创作即兴演唱大会。

最美养心地
花田诗生活
田园忆乡愁
诗词胥家人

……
我想去胥家
看那青山绿水好风光
听那稻花香里说丰年
……
故乡胥家有片纯净
随时湿润游子的眼睛和心灵
……
整个诗会持续了一上午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凭着绘画、诗词出名的当地农家才女任红，这些年诗词画作不断，常年在外展出、讲学，但听说家乡这次举办赛诗会，她欣然拿出自己得意绘画作品《家乡的荷花》，并上台朗读了她为家乡创作的一首诗。

家乡池水/水中荷花美/花蕾脉脉含深情/花枝亭亭笑微微/百花园里不争春/只恋家乡泥和水……

胥家镇美，美如湖水。诗词歌赋的胥家农人，犹如湖上的浪花，不时流淌出欢乐的歌。

若你有兴趣，不妨去胥家赛诗会，看看是胥家农人行，还是你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。听说今年国庆70周年，他们又要举行一场诗词歌赋大赛，你参加不？

大地黄好，人间沉香，怀抱红土，眺望远方，我的心田滋长出无限的希望来

匹草萌的白马崽儿/你个不近人情的家伙/ 读不懂少年的心思/他只是想象/骑着哪匹马儿去指点江山时/把温柔的首山定格/ 可今天我发誓走向天边/要足够的强大才回来见她/见不得/采石的撬杠掏空了她的身躯/汉子的铁锤日夜敲击她的心窝/石缝中的老树也不能躲过/我曾抱着一篮果香依偎着她/如今只有秋风在怀中萧瑟/她裸露着粉红的躯体/可是在羞怒中颤抖/你尽可以嘲笑少年的眼泪/但不能说我不爱她!

行走在平坦光洁的环山公路上，只见山野岭间铺满绿毯，一群群的山民弯腰在坡上栽种着什么。是麦苗吗？母亲扑哧地笑了：闺女！下去踩踩泥，摸摸土，问问吧。

绕过樱桃沟，沿着环山渠，山腰的果园里隐隐露出一片红色房顶的“农家乐”，一个农妇正在梯田里干活，那正是我的姑娘。听到我母亲的招呼，她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头，冲着我们喊：“俺们都忙着移栽油菜苗哩！”

我从小喜欢家乡的油菜花，它让我着迷，让我遐想。她不娇不艳，不俗不媚，百姓喜欢它，她是乡野之花，是农民自己的花。它朴实低调，坦然灿烂，是山民的自然写照。冬去春来的天空，也是油菜花的天空。

登上首山之巅俯瞰家乡，似乎一夜之间，大地铺满金黄。阳光下，大片大片的，黄得惹眼，黄得炽烈，黄得甜蜜，黄得沉醉。那是一幅色彩明丽的水彩画，那是梵高打翻的调色盘。油菜花像大海一样汹涌壮观，衬托出天空越发澄澈如炼。我才真正意识到这片土地正是我魂牵梦绕，生生世世向往的人间天堂。

姑娘喊着我的乳名。她虽然年过花甲，但体态匀称健硕，那一对豌豆花一样明亮的眼睛勾起了我往事的回忆。她嫁到我们落后的山村时，连生了3个男娃。为了走出贫困，她和男人没明没夜上山挖石头卖钱，不料丈夫在石渣坑里被巨石砸折了腿，此后她家日子过得越发凄惶。尽管山腰里还有自家的56棵柿子树，早先山路没修，果子不能及时卖出去，眼睁睁看着柿子落地烂掉。

她兴奋地告诉我们：“农家乐”饭店正是她开的。这几年，政府号召治理荒山，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农业，村里的水泥路直通山顶，沿山20多个村庄种油菜超过万亩。赶上这好年景，她又鼓起勇气承包了27亩桃园，搞起林下循环经济，林里养鸭养鸡，清冽的山泉水滋润得鸡鸭蛋口味好，城里人稀罕

着哩。

“游客偏爱油菜苗儿。过去生产队种油菜是为了充饥、度春荒，现在种油菜是为了打扮咱家乡。到了花开果熟，城里人像赶会一样来游玩、采摘、照相、拍片儿，俺农家乐的生意也红红火火……”40年前的愁人生活，如今被笑脸与舒心代替。

“一开春儿，咱山上节日不断：油菜花节、樱花节、马拉松赛、樱桃节、西瓜节、格桑花节、红高粱节……你瞅瞅，环境好了，水清了，天蓝了，山道村道光溜溜，土地升值了，日子越过越舒坦……”谈起变化，她饱经风霜的脸儿笑成了一朵灿烂的油菜花儿。

“现在咱山里人不出村都有活干，乡里干部们都在起早贪黑带头植树呢。咱也要卖劲儿干，把以前欠下的生态债给还上……”

顺着她的手指，我看到层层梯田里，机关干部们在植树造林，山民们成群结队在栽种风景。

大地黄好，人间沉香，怀抱红土，眺望远方，我的心田滋长出无限的希望来。

倏地，我有了后面的诗句：愣神间/橡胶轮子在玉带样的环山路上翻过/惊喜意外抵达/童年的羊肠小路被森林公园淹没/玛瑙果儿在她丰韵的身躯上闪烁/种树修路/山间留下滚滚改造的车辙/好生态带来的好日子/熟睡的泥土被农家乐激活/那不是当年的采石汉吗/如今在果香中诗意地活着/眼镜和镜头在万紫千红里捕捉/我收起了赞美/眼泪掺着汗水一起滚落/哦，我亲爱的首山坡坡……

木瓜花开迎春来

□ 刘玉新

一片花海，红的、粉的，一簇簇、一朵朵在枝头跳跃，从枝头一直开到树根。花朵不大，拇指粗细，却把张扬的风姿舒展在春风中

三月去椰坪，去看木瓜花。

椰坪，北邻秭归、西接巴东，素有“川鄂咽喉”和“宜昌西大门”之称。老人们说，椰坪过去是个富庶之地，县内一直有着“一枝二磨三椰坪”的说法，大意是极言农耕时代的丰收盛况。有一条河流，从碑坳蜿蜒而下，横贯椰坪镇，成为县城唯一的西向河流。这河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，人在车上，脑海里总是漾起一阵明媚的绿波，清澈见底。

车行我行，思绪忽然拉得很远。清初的椰坪，不叫椰坪，但这个地方却意外邂逅了一个西行的中卫将军。他叫秦时禄，途经此地时一病不起，故后葬于黄皮岭，家眷也就不得不停下西行脚步，安家落户在这里。秦将军之后在平旷之处建二豪宅，分居于上朗亭和下朗亭，宅子前后因椰树远近闻名，从而得名椰坪。我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椰树，不管故事事实与否，椰坪已深深刻在后河的山山岭岭中了。有了名字，故事就会继续，就会精彩。

在关口垭，我们没有停车，任凭窗外一排排木瓜花招摇多姿，我们知道最美的景致在前头。当置身花都广场，我的心潮再也不能平静了：一片花海，红的、粉的，一簇簇、一朵朵在枝头跳跃，从枝头一直开到树根。花朵不大，拇指粗细，却把张扬的风姿舒展在春风中。成片的木瓜花间夹着嫩绿的枝叶，将田野山坡染成彩色，人在其中，难寻踪影。我迫不及待按下快门，将花与花、花与人、花与房舍、花与天空倾囊相收。一周的疲累，瞬间涂上一片暖色，融化、消弭。

漫步在花径中，顺手抚一把花枝细看。花多粉色，迎春暖人，花蕊橙中带点褐色，远看恰似卧着的一只蜂儿，扇翅欲飞，样子极为娇俏。花瓣向外，形似莲叶，从乳白到粉红，细如凝脂，牛奶洗过一般。那嫩啊，哈一口气，似便吹弹得破。可惜昨夜一场小雨，满枝的花一朵朵俯首向地了。不过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花瓣的尾端竟长出了一个青色的木瓜，小指头大小，椭圆，缀满了枝枝桠桠。

在椰坪看木瓜花，遇到一位热心的瓜农。他介绍说，椰坪木瓜花，野生花色最为艳丽，不仅有桃红，还有黄色、白色、蓝色、紫色和红白相间的混色。说话间，他脸上洋溢出一种自豪感。这样的一个个百花园，千百年来，真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啊！我在惊叹之余，也遗憾着未能一睹芳容。

看花归来的路上，百度了一下椰坪木瓜。之所以称椰坪为中国木瓜花都，主因是椰坪木瓜为“资丘皱皮木瓜”的主产地。资丘皱皮木瓜在《中华药典》里有专门介绍：野生药性木瓜，平肝和肾，抑菌降脂。它在清朝年间就久负盛名，由资丘码头水运出境，远销东南亚，《本草纲目》亦有记载。看来椰坪木瓜种植的历史已十分悠久，自古民间有“杏一益，梨二益，木瓜百益”之说，在椰坪竟独领着风骚！

再过一段日子，就不是赏花而是赏瓜了。赏瓜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定然会映现出赏花的昨天：一片花海，一支山歌，一鼻馨香，一身雅致。

随手拍

春水江南

杏花春雨。画船听雨。如梦烟雨。这些雨，是春雨。而且，是江南的春雨。雨过后，太阳偶尔露个脸，便照得桃花红起了脸，照得油菜花一片明黄。雨过后，沉寂了一冬的河沟溪渠欢腾起来。那些水，盈动着，如绿袖如黄绢如流霞。和风吹过鹅黄的柳枝，吹过参差的黑瓦粉墙，停留在嫩得像丝的河边的春草尖上。那些花儿，欣喜地抢占枝头舒展着自己特有的色泽，即便变成缤纷落英，仍不愿离去，愣是傍着水岸的青草，闪闪地展示着最后的美丽。人动起来了，枝桠动起来了，鱼动起来了，青蛙们悄悄地爱着，为春水安排着一场场蝌蚪队形的盛大阅兵。在江南，江南的乡野，春水 flowing，流出一幅又一幅清润的画卷。而我，坐在江南乡村的水岸，使动回忆着属于春水江南的那些话语。那些话语，融着水流经过我面前时，容颜素雅，却衣衫绚丽。 徐渭明图/文

